

UPSTAIRS AT THE
WHITE HOUSE

白 宫 楼 上

六位第一夫人的轶事

J · B · 韦 斯 特 著

伍 仁 李 淑 京 译



白宮樓上

六位第一夫人的故事

上、中、下冊 謝 道
編 仁 華 謝 家 祥



白 宫 楼 上

——六位第一夫人的轶事

(美) J·B·韦斯特 著

——伍 江 李淑京 译

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

白 宫 楼 上

——六位第一夫人的轶事

(美) J·B·韦斯特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伍 江、李淑京译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孙史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125 印张250千字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400册

统一书号, 17263·014 定价, 2.00元

前 言

1941年3月1日，我第一天在白宫上班后开始写日记。但经常漏记，因工作日益紧张，担子越来越重，每天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决定不再“重述”每一天。

从那天起，一直到1969年3月1日退休，我从未想到过要著书立说。自1933年到1957年间在白宫任总管的霍厄尔·G·克里姆（我是1957年升为总管的），当有人问他是否要写本回忆录时，他常说：“我不是那种‘当面奉承，背后说闲话’的人。”不过，他却是白宫第一任总管欧文·H·胡佛（艾克）写的《白宫四十二年》的忠实读者。

该书自1891年写到1933年，它被史学家与作家誉之为资料宝库。我退休后，许多人（包括几位第一夫人）鼓励我写书，要我加上新近搜集的一些材料，使内容更新及时，这样我才起意写它。如果本书对将来的史学家们有所裨益，那么，我的努力也算达到目的了。

我深深感谢那些给我鼓励和帮助的人，这些人大都被写入本书。

我还要表彰所有在总统府中工作的、具有献身和忘我工作精神的人员——管家、女管家、餐厅侍者、女仆、厨师长、厨师、门房、男仆、花匠、园丁、电工、管道工、仓库保管、技师。他们都强烈地希望我在写他们的时候用假名。但是，在说明一件事时，对少数几位却不得不用真名，在此对他们表示莫大的歉意。

多少次有人问我：“总管究竟是做什么的？”我通常回答：“吩咐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还收到学生们的许多

信，询问要经过哪些训练才能当好白宫的管事。我只能回答，在职工作的经验是主要条件——因为这项工作是独一无二的，政府和民间任何其它机构都不能提供这样一种相应的职务。那么，又怎样获得这种经验呢？唯有得其时、得其地；还要福星高照。

“总管”^① 这个名称是早年遗留下来的，那时主要任务是将来访客人“引见”给总统和第一夫人。近年来，许多人想改换这个头衔，但至今无人找出恰当的名称。

为了较好地说明这项工作的职责范围，兹引用政府的“美国文职人员考试委员会关于职责说明”中的有关条文：

直接受命于美国总统的日常指示，在白宫充任“总管”工作。据此，“总管”系总统官邸之总管理人。在管理与使用总统官邸和周围场地，包括建筑、维修、改建总统官邸有关的行政、财务和人事方面，委之以全面的指导责任。

负责筹备并提出正确用途的预算，包括行政管理 and 活动的开支、负责总统官邸的各项建设和维修工程……，并负责对有关上述目的的款项进行分配、控制和专款专用。

负责指导与监督为总统全家服役的约一百名雇员的工作，包括对他的挑选、安排、使用、提升、调离、执行纪律措施等。此外，对与维修建筑物和周围场地有关的各种机械和维修人员负责行使职权。

充当白宫的接待人员，负责接待与照顾所有访

^① “总管”，原文为Chief usher, ushez, 本为门房、司阍、招待员、引见人。

问总统和第一夫人的私人和官方客人。这些宾客中有国会议员及其家属、司法部门成员、州长、外国贵宾、国务院首脑。负责安排白宫宾客的住宿，使其居住舒适并了解有关的生活习惯；负责并安排官邸内举行的各种私人和官方的，通常包括各国首脑以及有数百名宾客参加的招待会、欢迎会和宴会；负责总统一家及其宾客的各种食物采购；为总统及其家庭正式成员安排私人会见。

负责答复询问有关白宫及其历史、陈设、文物、观光、国会、对官邸、场地、国宴的要求等方面的大宗信件。

全面负责有效使用、清扫和维修总统官邸的一百三十二个房间(共一百六十万立方英尺)和价值二百万美元的机械和空调设备。

在我负责管理白宫的整个时间内 我未接受过任何访问，不出头露面。我认为，有关我的活动的文章会有损于我的工作成效。我忠心耿耿，并非对于某一总统，而是对总统这一职务，对白宫这一机构。美国的总统官邸仅是居住其中四年或八年的这个家庭的一处临时住所，它更是一座博物馆、一座每年接待两百万旅游者的国家纪念馆，一座接待国宾的宾馆。近年来，它又是一座保护总司令^① 生命安全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我在白宫前门总管办公室和楼上总管私人办公室工作超过四分之一世纪。我了解并赞誉埃莉诺·罗斯福，贝斯·杜

^①美国总统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鲁门，玛米·艾森豪威尔，杰奎琳·肯尼迪，伯德·约翰逊夫人，以及最后这位帕特·尼克松夫人。她们有各自的观点，不同的生活方式。她们按照各自的方式，依据各自的背景、教育、给总统官邸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为美国的文化传统作出各自的贡献。

作为全国第一夫人，她们志愿担当了要求最严的工作。她们不是被选出来的，但她们各自对位居至尊的一个人负有法律责任。这个人同她信誓旦旦，偕老终生。她们没有官衔。第一夫人一词是多年前一个女记者随便叫出名的。这个词给这些妇女留下的唯一含义是，她嫁给了我们称呼为“总统先生”的人。

对我来说，她们确实是第一夫人，永远受到我莫大的尊敬。

J · B · 韦斯特

目 录

前言.....	(1)
罗斯福夫妇.....	(1)
杜鲁门夫妇.....	(42)
艾森豪威尔夫妇.....	(124)
肯尼迪夫妇.....	(186)
约翰逊夫妇.....	(286)
尼克松夫妇.....	(359)

罗斯福夫妇

(1)

同报刊报导的情况恰恰相反，埃莉诺·罗斯福无论在哪里都不是走，而是跑。

在白宫，她总是从这个厅跑到那个厅，裙子在腿边飘舞，赶去参加一个又一个安排好的会见。然后她全速“启航”，跑出前门，跳进等候她的汽车，大声问司机：“我这是上哪儿去？”

有时，她急匆匆跑上行车道，跑出大门，跑到公共汽车站；有时，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她步子坚定地行进在康涅狄克大街上，走过整整十个街区，走进坐落在杜邦圆形广场的她那“志愿者办公室”——在回程中，带上一帮子人回家吃午饭。没有什么特工人员围在埃莉诺身边。

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头一天进白宫，被引进这所森严的观察人世纷纭的场所。我开始给总管厄霍尔·G·克里姆当助手。他个子矮小，穿一身黑礼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桌边，靠近门口。突然，第一夫人出现在总管办公室的门口。我迅速地站起来。

“罗斯福夫人，请允许我向你介绍J·B·韦斯特，我

的新助手。”克里姆先生作了引见。

这位仪表不凡的高个子女士微笑着，露出满咀牙，向我伸出一只纤细美丽的手。我握着时觉得它惊人地柔软。

“你好，夫人。”我呐呐地说。

她穿着黑裙和带皱褶的白上衣。头发松松地往后挽了个发髻，开始出现缕缕灰色发丝。她说话时，声音高亢发颤。吐字那样快，叫我难懂。

她朝我优雅地点点头就不再管我，转身同克里姆先生说起话来。他负责安排大厦的全部约见日程。夫人说：“我要请日本大使来喝茶，我想在红厅里见他，但请你不要让我同他呆得太久——真不知道跟他有什么可谈！”

她说完就走了。

罗斯福夫人充分了解美、日两国领导人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微妙的争吵，同时她的丈夫又在争取使全国作好准备，以应付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突然事变。我当时二十九岁，尚未结婚，对于报纸上提醒人们战争已迫在眉睫、以及有关日本侵略行径的报导，我也非常关注。

罗斯福夫人急匆匆地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走开，几分钟后，国防部长史汀生、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总统顾问亨利·霍普金斯穿过面对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北廊进了白宫。穿制服的门房带着三位先生走进总管办公室。办公室在大理石铺地的正厅右手第一道门里。

克里姆先生查对了总统的约见名单上的姓名，然后伴随他们三人上楼晋谒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总管解释说：“这是我唯一的引见工作。我们常要陪同客人在正式约见时间去晋谒总统和第一夫人。我们只是通报来客姓名。其余的时间就是管理这幢大楼。我们全年的预算

是十五万两千美元，有六十二名工作人员。在认为需要时，我还可以给官邸购置设备，指挥有关的活动。”他补充说。他手下还有两个管事：威尔逊·塞尔斯和查尔斯·克朗奇。从总统早上醒来到晚上他的贴身男仆侍候他就寝，他们两人轮流值班。

由于我能打字，会速记，据说还由于我不爱多管闲事，所以把我从退伍军人管理局调来担任总管的助手。

“我希望你负责罗斯福夫人的旅行安排，往来信件；同时帮助管理白宫。”克里姆先生告诉我。

“还有总统的信件是吗？”我问，我认为我一定会被这项工作压得直不起腰来。

“没有。只负责那些寄到我们办公室，有关官邸本身问题的信件。总统夫妇的信件由他们自己的贴身工作班子负责处理。”

第一天，我觉得总管办公室象是一间十二英尺见方的囚禁疯人的房子。整日里人们匆匆进出。电话铃和蜂音器不断鸣响。

克里姆先生向我介绍了信号系统，这个系统都记在他办公桌上的电动呼号盘上。电动盘上列着大厦各个厅、廊道、电梯的名称。蜂音器一响，马上就会出现一支箭头，指着某个地方。

“这是在提醒人们——警察、特工人员、门房、管事们——总统在行动了，”他说。“三声蜂音响是总统，两声是第一夫人，一声是客人——包括总统的子女。”

蜂音器一响，箭头指向“电梯”二字，几分钟后，总统的儿媳约翰·罗斯福夫人动身前往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去探望她有病的丈夫。这位年轻的太太顺路进来对我们说，“下午我

要带他回来住几天。”

克里姆先生写了张通知给女管家，吩咐给约翰·罗斯福准备房间。

“他病很重吗？”我问总管。

“不重，”他说。“在这儿，打个喷嚏就说是得了肺炎。这些人害点小毛病就大惊小怪。”

“我们给他们指定了住房，希望他们就住在那里，”克里姆先生解释道。接着，他悄悄地说：“伍尔科特先生让人受不了，他说住两天，一住就两个礼拜。整夜按铃要咖啡，他还把他的客人请到他房里去。”

这位秃头小个子克里姆先生对于他认为是违犯行为和道德方面最高准则的言行，动辄担惊受怕。他办事要求十分周密，因而老是处于警觉状态。只要上司一露头，他几乎是马上脚跟一碰，鞠躬如也。

“你要称呼总统为‘总统先生’，称呼第一夫人为‘夫人’。”他告诫我。

第一天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埃莉诺·罗斯福。她到我们办公室时，来得突然，去得匆匆。她一头灰发，总是蓬蓬松松的。她来了，给克里姆先生扔下一份新的约见时刻表，转身就走。我敢说，她冲进我们办公室时带起的那股风，到她下次来时还在飕飕作响。

“弗朗西丝·帕金森·凯斯要来吃中饭。”她通知后，又飕飕地不见了。

克里姆先生从他办公桌的最上层抽屉里抽出一张座位卡，认真地写上这位女小说家的姓名，然后把我领向大厅，向右拐走进家庭餐厅，他下令道：“午餐上增加个座位。”然后将我介绍给司膳长阿朗索·菲尔兹。

家庭餐厅与较大的国宴厅相连，安了十六个座位。“这哪算个家庭餐厅。”克里姆先生说，“她几乎天天都在这里举行午宴。”

到了午休时，出席午宴的客人闲谈着离了席，克里姆先生轻声地向属下人员司膳长和他的下属、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门房、园丁、技师、水管工、木工、电工、漆工、司机——布置当日的工作。

下午，我见到了大部分使总统府工作正常运转的人。四时，我看到克里姆先生陪同日本大使走进红厅，与罗斯福夫人一起喝茶。

“她连衣服也没换，头发也没梳。”克里姆先生回到我们办公室时说。办公室离那儿只有几步路。她看看表，过了十五分钟，按照罗斯福夫人早先的吩咐，走进红厅帮她结束了这场紧张的会见。

我回到家，在日记中写道：“工作了一天也不知道是否喜欢这工作。第一天也没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明天会知道得多一些。”

我在白宫工作的第二天，管事查尔斯·克朗奇值班，领我乘电梯上三楼。电梯门一开，特工人员推进一把轮椅，椅上坐着美国总统。我惊讶地朝下看着他，这时候，我方才知**道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真正瘫痪了**。我立即明白了为什么对这件事要严守秘密。人人都知道总统曾患小儿麻痹症，并传奇般地康复了。但极少人晓得这种病究竟给他带来多大的行动困难。

过去，我曾见过一次总统，那是三年前他乘竞选列车路过衣阿华州克里斯顿时。

那时，我在一家店里当会计。老板问我：“干嘛要去看

这个人？我就不愿过马路去瞧他一眼！”

不过，这毕竟是头一回有一位美国总统歇宿在克里斯顿。虽然他是一个民主党人，我仍然到火车站去了。（在人群里我也看到了我的老板。）

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想必是“瘫”了，走路时一瘸一拐、或是寸步难行。可是，他同罗斯福夫人一起站在竞选列车停靠的月台上，看来身强力壮，气宇轩昂。头大，肩宽，胸厚，站在那里足足六英尺有余。除了他的神态，他讲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没记住。那时我认为他确实精力充沛。

可是现在，我见到他在轮椅中，他那种勃勃生气已经一去不返。他的苏格兰小黑狗法拉，跟着跑进了电梯，门关上了。克朗奇把我介绍给总统先生。电梯中挤得很，我从上向下俯视这位美国总统，心中总觉得不舒服。从三楼到二楼的两分钟时间，我觉得经历了好久好久。罗斯福总统被推出去，他朝我露出他那举世闻名的微笑。

“你得好好干，要象克朗奇那样能够把字打好，记好口授。”他说。克朗奇笑了。

我不久就知道白宫的工作人员要特别注意对总统不能走路一事严加保密。为了总统的轮椅，白宫到处都特地安上坡板。举行国宴时，餐厅人员首先安排总统坐好，然后把轮椅推走。只有这样弄好后，才在宴会厅接待客人。在东厅举行各类礼宾活动时，门房把红绒门帘复盖的双扇门轻轻关好，等客人到齐，罗斯福先生乘轮椅到了门边，有人扶他出来，然后我们打开门，拉开门帘。总统全身靠在副官的胳膊上，摆动着两只脚，两步来到讲台边，演讲时他可以倚靠着它讲话。当时不许拍照。他的登场，就象戏剧中扮演总统的角色一样，完全可以蒙混过去。

在正式欢迎会上，园丁们在蓝厅的南端，垒起一堵用蕨类植物支起来的围墙，一个象自行车座那样的特别座位就放在蕨类植物的围墙中，这个围墙的高低大小正好够总统坐在里边，看来就象他站在那里。他两条腿卷缩着不起作用，根本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仗着那副沉重的钢架子，靠一个人或什么东西的支持，他才能勉强把身子保持直立的姿势。

第一周，我用了全部时间来观察在白宫中来往进出的人物——各国大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还有无时不在的霍普金斯先生。我们处于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气氛中。首先是由于德军已横扫欧洲，此刻正威胁英国；其次是日本的大规模进攻，深入中国。我发现，总统的来访者都与援助盟国的《租借法》^①有关。总统于3月11日签署此法案生效，它最终耗资五百亿美元。

白宫一直是人群熙攘。但是，我坐在紧靠门里边，很快就发现，白宫有两类客人：一类是总统的客人；一类是罗斯福夫人的客人。

(2)

对罗斯福夫妇来说，白宫象个“大饭店”。埃莉诺·罗斯福的生活，从清晨直到深夜，都是应酬客人。她家中总是高朋满座。有的客人一呆就是几个月，有的是她从街上带回来的。有时候，她邀来的客人太多，连自己都忘了客人是谁。

^①《租借法》旧译《租借法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反法西斯的盟国借贷或出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法案。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

就我记忆所及，罗斯福夫人从未单独吃过饭。她穿着晨衣，一件飘垂的长袍，走出她朴素的小卧室，来到有印花图案贴墙纸的西起居厅，她在这里拟定邀请的各类宾客和因公来访者名单，以及纯粹是亲友的约见时间表。由两个侍者从两层楼下送上来的咸肉、鸡蛋，到进早餐时经常都凉了。

她总有客人共进午餐，她每天都在白宫二楼的家庭餐厅宴客，伺膳员送上至少十二位客人的正式宴席。她亲自安排座次。她来到管家办公室，检出座次卡片，有时自己抄写名字，有时把卡片交给克里姆先生写。每每到了最后，至少还要再加两人。

她的晚餐也在家庭餐厅举行，客人系上黑领带，尽管他们通常是“公事”客人，即与她感兴趣的工作有关的人——低标准住房分配委员会、全国青年会、单身妇女福利工作队、劳工进步会以及公共福利、社会平等有关的其它工作组织的人员。除非晚餐是国宴，总统很少出席。

每逢星期日晚上，罗斯福夫人的餐厅，就象欧洲的沙龙。总统如果感觉良好，也来参加，听听作家、艺术家、女演员、剧作家、雕塑家、舞蹈家、旅行家和故交老友的谈话，座中还有大使、最高法院法官、内阁成员和总统顾问。

埃莉诺·罗斯福在桌上放了一个她从海德公园带来的银制大火锅，还有一盘炒蛋。但是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谈话。

我们把菜单称之为“炒蛋加脑筋”。

罗斯福夫人常常在三楼的两间一套的房间里招待她的私人朋友。她的起居室包括一间淡褐色的会客室，里面摆着沙发和办公桌，连接一间小的梳妆室，室中放着她睡的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同她丈夫的套间一样，墙上挂满了框起来的有关政治生活的照片。照片如此之多，我们每次清扫或是油漆